



祖 逖 北 伐

何 兹 全

中 华 书 局

27.37

K827.37
1
2

715/23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祖 逖 北 伐

何 兹 全

目 录

一、“闻鸡起舞”.....	1
二、江南避乱.....	6
三、北伐.....	9
四、团结和进取.....	13
五、黎民歌颂.....	18



A 779459

一、“闻鸡起舞”

在一千六百多年以前，即西晋(265—316年)的时候，北方有一对青年人。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，两个人都很有志气，有爱国心。

晋武帝(265—290年在位)的晚年，国家表面上还是一片太平景象，但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了。有钱的人穷奢极侈，广大农民却穷得连一餐饱饭也吃不上。国家的赋役负担，完全压在劳苦人民身上，迫使他们走上了饥寒交迫的绝路。住在内地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命运也是这样。这种情况已不是什么秘密，比较有识见，有阅历的人，都预感到天下要大乱了。

公元289年，一个寒冷的夜里，这两个青年正在睡梦中，忽听得一声鸡叫。一个青年猛地披衣而起，推醒另一个青年，喊道：“越石！越石！你听！这不是很讨人厌的声音吗？”当时正是夜半时分，人声寂静，这两个青年想到国家的局面不稳，悲感忧愤，一时都拥上心头，就再也睡不着，因起舞，以排除心里忧闷。这就是有名的“闻鸡起舞”的故事。



“闻鸡起舞”

上面说的这两个青年，一个叫祖逖^[ti]，一个叫刘琨，越石是刘琨的字。后来在西晋末年，天下大乱的时候，两个人都作了一番事业。现在我们不谈刘琨，单来介绍祖逖。

祖逖是西晋范阳郡道〔qiú 求〕县人。西晋时的范阳郡，大体上在现在北京以南，保定以北这一带地方；道县在现在涞〔lái 来〕水县境。祖家是道县的大姓，上代做过郡太守^①一类的大官。祖逖的父亲就作过上谷郡（今河北怀来一带）的太守。

祖逖兄弟六个，父亲早死。他从小跟着哥哥们生活。祖逖小时不大肯读书，欢喜交结朋友，不拘细节。他的哥哥们都很为他担心。其实祖逖并不是个荒唐的人，他的不拘细节，欢喜交游，正表示他不愿受世俗礼法的束缚，是个有英雄气概的人。他又轻财好义，常常把谷米、布帛分散给穷困的亲戚和邻居。到十四五岁以后，他才开始用功读书。

西晋政权是依靠豪族地主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，自然要给豪族地主们一些好处。豪族地主的势力，便更加膨胀起来。西晋政府明令规定依照官僚地主们官品的高低，可以占有—定数量的土地，以及—定数目的佃客和衣食客^②。因而，当时的官僚地主阶级有权、有势又有钱，生活非常豪华奢侈，荒淫腐朽。有一个名叫何曾的大官僚，一顿饭要吃一万钱，还摇着头说吃的太

① 太守，官名，是一郡的最高行政官员。

② 佃客，是依附地主给地主耕种土地的农民，实际上等于农奴；衣食客，是为豪门贵族服务的门客。

坏，没有可以下筷子的地方。他的儿子何劭〔shào 绍〕更荒唐，一顿饭要吃两万钱。一万两万钱在当时等于一个小农家庭的全部家产。他们这样豪华奢侈的生活，全部是靠农民供养。农民负担不了，被迫得走投无路，就只有流亡或起来反抗了。

自从汉朝以来，有些匈奴人和羌〔qiāng 腔〕人已逐渐迁徙到边塞以内来。到了晋朝，在现今山西、陕西一带，到处是和汉人杂居的匈奴人和羌人。惠帝时一个官员江统，估计当时关中地区（今陕西中部一带）共有一百多万人口，其中就有一半非汉人，而并州（今山西中部一带）更到处是匈奴人。

汉族地主阶级对待这些杂居内地的各族人民也非常残暴，看不起他们，侮辱他们，强迫他们作佃客，掠卖他们作奴隶。太原一带的豪族地主，多以匈奴人为佃客，有的一家有几千人。皇族司马腾作并州刺史时，为了筹划军饷，曾经公开劫掠匈奴人，两个人套在一个枷板上，运到山东去卖作奴隶。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民，对汉族地主恨入骨髓。

武帝死后，他的儿子惠帝（290—306 年在位）做了皇帝。这个皇帝的愚蠢无知，在历史上是出名的。他听说很多地方人民没有饭吃，快饿死了，他很奇怪，问他的侍从说：“没有饭吃，为什么不吃肉粥呢？”

武帝在位时，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，曾经采取大封宗室的政策，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们，在各地建立很多王国。一些最亲近的大国的王，往往还兼任一方的地方官，凡是这一方的行政、军队都归他管。哪里知道这些人为了争权夺利，就自相残杀起来，造成“八王之乱”^①，前后历时十六年，死了三十多万人。整个西晋的统治就大大削弱了。

“八王之乱”的结果，更增加了人民的痛苦。先是农民们成群结队到处流亡，跟着是为饥寒所迫，起来暴动。后来少数民族也乘机起来反抗，整个中国北部陷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混乱。

最先起事的是匈奴族的刘渊，随后又有羯〔jié 杰〕族的石勒。这些人因为受过汉族地主的压迫和侮辱，认为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，于是到处对汉人进行报复，屠杀汉人。当初汉族地主们作下的孽，却落到无辜的老百姓头上来，要老百姓替他们还债了。

刘渊、石勒等起兵，原是反抗汉族地主政权的残暴统治；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多年来一向给豪族地主当佃客或奴隶，主要还是社会阶级间的斗争。但是在刘渊、

① “八王之乱”是西晋皇族争夺政权的斗争。八王是汝南王亮、楚王玮、赵王伦、齐王冏〔jiǒng 迥〕、长沙王乂〔yì 义〕、成都王颖、河间王颙〔yóng 邕〕、东海王越。

石勒建立政权以后，他们就对汉族人民进行报复，实行更残暴的统治，变成民族之间的斗争了。

刘渊死后，他的儿子刘聪攻下洛阳和长安，把西晋的怀帝(307—313年在位)和愍[mǐn 敏]帝(313—316年在位)先后捉了起来。这两个晋朝皇帝在刘聪那里都受尽了侮辱。刘聪和他的部下举行宴会，让怀帝穿了青衣行酒。刘聪上厕所，让愍帝执盖^①。怀帝、愍帝被俘后，西晋政权就灭亡了。这时，皇室的另一支琅邪王司马睿[rui 锐]在建康(今南京)建立政权，历史上称作东晋(317—420年)。

这就是祖逖青年时代的历史环境。一个有爱国心的青年，目睹人民疾苦，感慨时局艰危，无怪他要闻鸡鸣而起舞了。

二、江南避乱

在北方大混乱的时代，原在北方的豪族地主，特别是一些大官僚大贵族，都带着全家人口，逃往长江以南去了。有些老百姓为了活命，只要有办法，也纷纷流亡到江南。当时黄河中下游的人口，逃往江南去的估计

① 青衣是当时下贱的人穿的衣服；行酒是给参加宴会的人斟酒。执盖，就是拿马桶盖。

约有八分之一左右。

他们逃往江南有两个目的地：一个是荆州（今湖北、湖南两省以及河南、四川、贵州等省的一小部分）一带；一个是扬州（今长江下游的江苏、浙江和安徽南部）。由于人口增多，这两个地区首先发展起来了。

扬州是官僚贵族们特别喜欢的地区，因为那是一个富庶的地方。司马睿（317—326年在位）在建康建立了政权，他们到这一带地方去，既可以得到土地，又可以作官。

司马睿是司马懿〔yí 宜〕的曾孙，琅邪王司马伷〔zhòu 宙〕的孙子。司马睿十五岁时，父亲死了，就袭爵为琅邪王。当西晋“八王之乱”时，他没有参加那一场混战，先后在徐州、扬州作官。公元307年，他被任命为安东将军、都督扬州诸军事^①。当时他接受了王导^②的建议，移驻建康。王导还建议司马睿广纳南北豪族，招揽天下英雄，争地利，争人和，只等天时一到，就可以稳稳地取得皇帝的位置。司马睿听了他的话，终于在建康建立了他的小朝廷。

这时候祖逖也率领着他的宗族、乡亲、部曲^③和奴

① 都督扬州诸军事，是个军职，即扬州最高的军事长官。

② 王导是东晋的宰相，为晋代南迁最早的大地主。

③ 部曲，是私人的武装队伍，有时佃客也称部曲。

隶们，一起逃往南方。一路上，祖逖表现出和别人不同的气度。别的贵族官僚，都只讲究自己的吃用，自己坐车子让别人走路。祖逖却不是这样。他把车子让给同行的老弱乘坐，自己和年轻力壮的人一起走路；他又把自己的粮食、衣物拿出来，分给别人吃穿使用。因此同行的人对祖逖都很敬爱。



祖逖把车子让给同行的老弱者，自己和年轻力壮的人一起走路。

祖逖到了江南，就在离建康不远的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住了下来。京口是一个重要地方，虽然人口没有建康多，政治上也没有建康重要，但地势险要，正是建康的门户。许多从北方逃来的大族多住在京口。

祖逖带着他的宗族、乡亲和部曲，来到这个新的地方，先作了一番安顿。由于祖逖从小讲义气，结交很多朋友，跟随他来的人就特别多。这些人到了京口，因为生活困难，又看见那些地主官僚人家，天天吃肉饮酒，心里很不平。他们就到那些富豪们聚居的南塘（属于京口的一个小地方）去抢劫，有时被官府逮捕了，祖逖就尽力营救他们。那些富豪们因此对祖逖很不满。

三、北 伐

祖逖虽然也逃往江南，但目的和别的官僚贵族不同。他不是为了贪生怕死，或者想到江南小朝廷去做官，而是另有抱负的。他因为北方大乱，一时站不住脚，才不得不先到南方存身，但更重要的是恢复中原地区。祖逖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司马睿的身上。

祖逖到了江南，司马睿任命他为军諮祭酒^①。后来他去见司马睿，对司马睿说：“这次乱事，是由于宗室争权，自相残杀。结果被戎狄^②趁火打劫，使中原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现在中原的百姓，受不了他们残

① 官名，即军事参谋的首脑。

② 戎指西戎，狄指北狄，都是古代汉族人对边疆少数民族侮蔑性的称呼。

暴的压迫,都想起来反抗。如果大王(当时司马睿还没有正式称皇帝,还是琅邪王,所以称他大王)能给我命令,让我去统率他们,他们一定会起来响应。这样,失地就一定可复,国耻就一定可雪。”

这时候,司马睿刚刚占住江南,一心要巩固这块地盘,根本无意北伐。但北伐这个题目很大,而且可以争取人心,既然祖逖提出来,是无法拒绝的。司马睿答应了祖逖的请求,任命他为豫州(今河南东部及安徽西部)刺史^①。但并没有给祖逖一兵一卒,也不给兵器,只给了一千人的廩布^②三千匹,要祖逖拿他原来带到江东来的人作班底,自行招募人马,铸造武器。

祖逖领了豫州刺史这个空头衔,回到京口,从他的宗族、乡亲、部曲中挑选了一百多家,渡江北进。船行到长江中心,祖逖眼看着滚滚东流的江水,美丽如画的江山,想着受苦受难的中原父老,不禁慷慨激昂地站在船头,对着部下,击楫发誓说:“祖逖不能扫清中原,死不再回江东!”部下们见祖逖如此激奋,都深受感动。

祖逖到了淮阴,一面造炉铸造兵器,一面招募和训练军队。不久就招到二千多人,操练一个时期以后,逐步向豫州推进。

① 官名,一州的地方长官。

② 廩[lǐn 檩]布是公家发给的布匹。



祖逖击楫发誓说：“祖逖不能扫清中原，死不再回江东！”

这时，豫州地区的黄河南北，有两个势力：一个是羯族石勒，一个是一些汉人坞主。

羯族是匈奴的一支。石勒原居武乡县，青年时被西晋的贵族并州刺史司马腾掠卖到山东茌〔chí 持〕平作奴隶，为地主种地。后来被放免了，还留在当地作雇工。茌平附近有晋朝政府的一个马场，是政府养马的地方。石勒和这个马场的牧率①汲桑常常来往，汲桑很赏识石勒的才能。刘渊率领匈奴人起兵，石勒跟随汲桑率领牧人和附近群众起来响应。石勒很会打仗，

① 官名，管理牧场事务的头头。

没有几年时间就发展成为黄河下游(今河北、山东、河南一带)一支强大的武装势力。他在名义上接受刘渊的命令,实际上是独霸一方。

坞堡是留在北方的汉人的武装组织。上面说过,北方少数民族最初起兵反抗晋朝的统治,后来就把对统治阶级的仇恨转移在汉族人民身上,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汉人,这就给北部中原地带的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。在大乱中,很多豪族地主逃往南方,一般人跟着他们逃的也不少。但大部分人没法逃,只好自己组织起来保卫自己,搞起坞堡来了。这种组织有好些不同的名称,有的叫“坞”,有的叫“堡”,有的又叫“壁”或“垒”。坞、堡、壁、垒都指比较坚固的城堡。没有敌人的时候,人们在城堡外边耕田种地;敌人来了,就坚壁自守,贮足了粮食,不怕敌人长期围困。

坞堡组织的首领,称作坞主或堡主。坞主或堡主多半是当地的地主。这些地主有力量建坞自守,远近的流亡散户都来依靠他们。人越聚越多,力量越来越大,坞堡组织也越来越坚强。也有一部分坞主、堡主是在战斗中表现了才能,为大家所佩服,经大家推选出来的。

在祖逖进入黄河以南地区的时候,西晋的统治虽然已经垮了,但羯人的统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,东晋

的统治力量也还没有到达这个地区，因此到处是坞、堡、壁、垒的组织。

这些星罗棋布的坞堡组织情况很复杂。有的心向东晋皇室，有的慑服于石勒的兵威，也有的想割地自守。他们之间，不相统属，甚至互相猜疑，有机会就互相吞并。

这就是祖逖来到黄河以南时的情况。在这样情况下，如何团结坞堡主发展自身的力量，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，争取胜利，就成为祖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了。

四、团结和进取

祖逖北上时，只带着从他的宗族、乡亲、部曲中挑选出来的一百家。到了淮阴，也只招募到两千人。当时的石勒，以襄国（今河北邢台县）、邺（今河北临漳西南）为根据地，占有黄河南北广大地区，势力很强盛。地方的坞堡则象一盘散沙，各不相属。祖逖觉得要发展自己的力量，首先就要很好地团结这些分散的地方势力。

祖逖第一步就是团结这些坞堡主，把他们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，同时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使他们能团结合作，共同抵抗石勒。祖逖进入豫州以后，经过大力

争取，这些互相对抗的坞堡，逐渐团结在他的周围，听从他的命令，形成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力量。当时在司州、河内一带（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）有几个有势力的坞主，叫李矩、郭默，还有一些地方势力，常常你打我，我打你；祖逖也派人对他们说明大义，劝他们和解。这些人听了祖逖的话，都很受感动，就互相和解了，同时都表示愿意接受祖逖的指挥，共同对付敌人。

祖逖对于部属的态度，更是开诚布公，爱护他们。他能够与将士同甘苦，使将士们感到亲切。对于新来归附的人，他能够很好地安抚他们。对于关系比较疏远的也能够以恩礼接待。他这种对人的态度，发挥了很大的团结作用。

有一次，祖逖和一个投靠石勒的坞主樊雅作战，另一个坞主陈川派部下李头带兵来援助祖逖。结果这一仗打胜了，并且把樊雅一匹很好的战马也俘获过来。李头在这次战争中，作战很勇敢，立下大功。他很喜欢那匹战马，口里却不敢说。祖逖知道了，就把那匹马送给了他。李头很受感动，事后对人说：“在祖将军帐下效劳，虽死也不恨。”祖逖的部下听了这话也很受感动，人人愿意为祖逖效忠，努力作战。祖逖在黄河以南的势力，逐渐壮大起来了。

祖逖作战很勇敢又很坚定。有一次樊雅在夜里派